

哺

一、

從未想過人之初時最重要的事物是奶，甚至是整個育嬰生活的重心。每個母親懷孕時就應深入研究如何哺乳，其重要性甚於選購嬰兒車、床、服、汽座等一切嬰兒用品。

然而被文明馴養已久的我已徹頭徹尾忘記，人類是哺乳類動物。產前最關心的仍是那間店家可以憑媽媽手冊換媽媽禮，月子餐好不好吃、那裡有嬰兒用品特賣會……等等，我對育嬰的想像，一直環繞在各種細瑣的物質上。或許因為高度資本主義社會中，育兒商品廣告透過網路文章、雜誌、名人代言等大量滲透進孕婦的生活裡，而生活在商品的叢林裡，久了思緒裡也就都是商品。

是以剛開始成為母親的我，非常狼狽。在我尚未從生產的震驚中恢復過來時，身體卻已迅速自烹為孩子的食糧，自動分泌出金黃黏稠、充滿營養和抗體的初乳。然而我的孩子是雙胞胎早產兒，一個因為體重過輕而住在保溫箱，另一個雖然有兩公斤不用住保溫箱，但吸吮力很差，連奶都不會喝。因此如何將黏稠滾燙的乳漿轉化為涓涓細流、寧靜而順暢地灌注進早產兒的小嘴巴，是一大難題。

我的母親已過世，又沒有姊姊可以問，阿姨們那一代都餵配方奶。至於婆婆和二姑雖然餵母乳，但她們都是單胞胎足月產，小孩生出來都很成熟自然會吃奶，整個過程毫無障礙，也難以指點迷津。

我感到乳房脹硬如活火山，黏稠的初乳如岩漿在身體的地表下發燙翻滾，卻一直不能順利噴發，而如不能順利排出將堵塞乳腺管，造成據說比生產還痛的乳腺發炎，於是心情焦灼到快滅頂。

趕緊打電話給剛生完又哺乳一年多的要好女同事，她知道我的哺乳困難時，給了一句很妙的評論：「奶的問題是大問題。」讓焦急的我首度破顏微笑，這真是剛當過母親的人才了解的，對新生兒來說，奶事最大。

她很親切地指點，在還未抓到擠奶訣竅的時候，先不要吃太油膩、也不要喝太多水，以免分泌太多黏稠的初乳堵塞乳腺，然後趕快跟護士們討教。

於是我拋棄所有羞恥心跟許多護士們請教，每個人的說法不一，有些還很熱心願幫忙擠乳，但其中我比較害怕有個年輕護士，手很冰、手勁很重，她給我一支針筒，叫我一邊看電視一邊就可以擠出一支針筒的初乳了。這說法真是給我很

大的挫折感，因為我真的不知要怎麼弄，怎麼可能還有心情看電視？

後來是屢屢跟小兒科的護理長討教，她是一位溫暖的中年女性，手很溫暖、很細心溫柔，每次做對一些就大力鼓勵我，還建議我也可以讓沒住保溫箱的雙胞胎姊姊試試看，說不定她會吸。

於是只有兩公斤的姊姊被抱來放在我胸前，嘴巴小得跟魚嘴巴一般，乳頭對她來說像珊瑚礁岩那樣的龐然大物，讓人不知該如何讓魚嘴巴順利含住。護理長教我先碰碰她的臉、擠出一點乳汁來誘惑她，姊姊於是展現尋乳本能，臉上露出一種豁出去的神情，似乎表示：「不管怎樣我就是要吃！」令人又好笑又愛憐。護理長把她慢慢調整到可以勉強含住乳頭的位置，並讓她盡量張開嘴巴，姊姊竟「咻咻咻」地開始喝奶了！

當下真是無比感動，吸乳房跟吸奶瓶比起來，要使出更多力氣，俗語說「使出吃奶的力氣」，的確沒錯。看到早產兒的她，也是眯著眼睛使出全身力氣在吸奶。渾圓小巧的頭，上面覆滿柔細的褐髮，小臉蛋一張一弛，用力到滿臉漲紅出汗，真是太可愛了！乳房感覺源源不絕地有液體流過，情緒與乳汁的淤塞終於清除了，讓我的身心頓時無比舒暢。

然而，早產兒的吸吮力有限，不是每次親餵都能成功，加上另一邊的乳頭較大她含不住，還是得另覓渲洩管道。護理長就教我用醫院的電動擠奶器，擠在奶瓶裡還可以分給住保溫箱的妹妹喝，早產兒其實最需要母乳。電動擠奶器真是好用，可以毫不費力地就擠出一瓶瓶乳汁，逐漸地，我也變成可以邊看電視邊擠奶的媽媽。

二、

月子期間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奶，母乳以供需原則來產生的，所以一天最好要擠六次奶，扣除吃飯、洗澡、睡覺的時間外，每三小時一次，這樣奶量才能上衝。雖然在月子中心裡像貴妃一樣，餐有人送、打掃工作有人做、小孩有人帶，但如動物般不斷吃、睡和擠奶的生活，久了也很鬱悶，和產前我以閱讀寫作為重心的生活相差很多。後來我總在擠奶時一邊閱讀雜誌等較能攤平且沒有油墨的讀物，讓深陷奶事泥淖的靈魂「放風」一下，才稍稍平衡過來。

雙胞胎妹妹移出保溫箱送來月子中心後，生活變得更忙碌，在瓶餵與親餵、餵姊姊與餵妹妹間輪迴不止。因為有時又想要享受親餵的親密感，而早產兒吸乳狀況不佳，親餵完又還要再佐以瓶餵才吃得飽，一整天下來常手忙腳亂。

離開月子中心回到家後，更陷入睡眠不足與重度勞動的地獄。孩子的喝奶需

求強勁、頻繁而不容耽擱，飢餓時哭得淒厲而委屈，彷彿世人都辜負了她，哭聲如同鋸齒嚙斷母親的睡眠，夢的錦被驟然揭開，撲面而來只有深夜的清冷，但是一哭就得餵，無論妳多想睡多起不來，這生物性的指令不容違抗。

乳頭一塞進小嘴裡，孩子又立刻平靜下來，原來乳房具有這麼神奇的魔力，我感到自己對孩子具有絕對的掌控性。這就是母親的本質，這麼有主宰性，又這麼脆弱無助，隨時準備自我犧牲。

再怎麼理性調整，一日六次左右，是小孩初生時哺乳次數的最低次數，兩個小孩就是十二次，平均三小時左右就得吃上一餐，再有什麼雄心壯志，也被這不斷吸吮的小嘴吸食淨盡。

原來生命的延續必須這樣自我犧牲，流失形體上和精神上的全部自我，才能換取一點點新生命的成長。這是一場慘烈的革命，沒有停損點，也沒有妥協處，全然是置之死地而後生。

三、

哺乳便是這樣純粹的利他行爲，我從來沒有一刻這麼爲他人犧牲奉獻過，年輕時從父母那裡，只有受，沒有施，現在終於領會我受到多麼深的恩典。

然而在這無盡施予中，時常也有奇異的喜悅。看著漲紅的小臉蛋隨著吸吮動作起伏震顫，小手攀著乳房，彷彿天地間就這麼一件值得認真的事，生存不過是這樣，簡單而直接。我感到精神氣血都源源不絕地被吸取、吞噬，注入那不斷攫取的小嘴裡，心裡卻前所未有地寧靜與滿足，不再擔心衰老、無成就或死亡。哺乳完總覺飢渴不已，可以吃下哺乳前從未想過的食物份量，整天都在找水喝，水份卻如滴入乾涸的旱地迅速被吸收掉。我的身材消瘦下來，因爲睡眠不足而憔悴，但看到孩子臉龐日益渾圓水潤如成熟飽滿的水蜜桃，又無怨無悔。

這便是造物巧妙的設計，在弱肉強食的殘酷世界中，父母對子女卻是無盡地施予，以確保新生命能在天地不仁的世間無恙地成長。這利他行爲並不出於道德自覺，卻比道德還更強大、持久。世人總歌頌父母恩，親身經歷哺育的萬難後，我卻不敢自褒對孩子有怎樣的恩情，因爲理解到基因的指令強過一切。

那麼，究竟是這樣無盡爲子女付出，把基因代代傳遞下去，對人類社會的貢獻大呢？還是沒有子女，把哺育的對象轉化爲國家社會或人類文化，更能滋養社會人群？接受上一代的施予、就必得施予到下一代身上，才還得起這浩瀚的哺育之恩？抑或子女吃掉太多母親的壯年，讓許多精采的女子，犧牲掉更多發展的可能性？

女人在歷史上是沉默的，是不是因為總在哺乳的緣故？

這是在我哺乳期間時常想到的問題。我想寫作、想在職場上有一番作為，然而無論到哪裡、做什麼，都要記掛著擠奶時間，以免無法及時擠出乳汁而影響供需，減少母乳的產量，無論想怎麼拋頭顱灑熱血，心底總是牽掛著至少要留一口奶，哺育我那張嘴就要吃的孩子們。我不再是我，身體徹底地工具化，和我的心分離。我從來沒有這麼分裂過、受囚禁過，卻也只是疲累和無奈，因這囚禁是自願的，看到饑餓的小孩就不自覺湧出乳汁，愛憐到不能自己。

主流的母職論述總是歌詠母愛的偉大，強調母乳的天然神奇，卻像把母親們釘在光榮的十字架上，而忽略了她們除了是神聖的母親，也是女人，血肉轉為乳汁之餘，也潛伏著許多作為「人」的慾望，比如：愛美、渴望愛情、追求公義、實現自我……等，而如果沒有同樣營養的事物灌注進去，被父權社會和小孩榨乾的母親們，勢將崩潰、瘋狂甚至死亡。

美國女詩人普拉絲在丈夫外遇後，不堪繁重的育兒、家務及情感打擊，拋下兩個幼兒憂鬱自殺了；自傳小說《愛與黑暗的故事》中，以色列作家艾默思·奧茲的知識份子母親也抑鬱無言地自殺了，奧茲分析，或許那時代耶路撒冷的主婦生活讓受過大學教育的母親憂鬱孤獨，他推測：「她或許能夠咬緊牙關，忍受艱辛、失落、貧窮，婚姻生活的殘酷。但我覺得，她無法忍受庸俗。」；朱天心〈袋鼠族物語〉中寫道：「若是把動過一次想死的念頭，當成精神上已死過一次，那麼，袋鼠族女子大都有過一次或數次死亡的記錄。」

母親們，也是需要被哺餵的。除了黑麥汁、花生豬腳湯、酒釀芝麻湯圓等發奶食物的補養，更需要美和愛情的滋補，需要居住在安穩公義的社會，需要自我實現。然而在一片推崇母愛標榜母乳效力的主流論述中，她竟失語了，或者總是無法被聽見。哺乳媽媽是日日在天堂與地獄中遊走、在強烈的愛與躁鬱間震盪，她見過最美的繁花盛景，也體驗過最具毀滅性的憂鬱海嘯。沒有誰比哺乳期間的女人更強大又脆弱的了。

四、

哺乳近八個月後，因為實在承受不了撫養雙胞胎還要上班、處理家務的種種壓力，最後不得不斷奶了。疲累的我有一種「斷尾求生」的輕鬆感，生活突然輕盈飛揚起來，來去自如，好像從幽黯沉重的深海重返朗朗世間。回想之前被哺乳囚禁的生活，真是恍如隔世。

當然也有一絲惆悵，身為母親，就是難以割捨任何跟孩子有關的事物，何況

是這樣髮膚血乳的牽繫。

我的身心經過這樣的磨難淬煉，變得更圓熟晶瑩了嗎？我不確定。

我從不斷地施予中得到無上的滿足和平靜嗎？我也不確定。

比起那些從未哺育過的女人，我見識過更多的人生風景嗎？對種族家國的貢獻更大嗎？被大量吃掉壯年與創造力的我，也不這麼認為。

我只是，親身體會乳汁如潮汐從滿漲到消褪的整個過程，理解如痴如狂的母愛偏執，帶給女人多少甜蜜與憂傷，如此而已。

唯有一點是肯定的，擁抱兩個如花的小女兒在懷中，如懷抱兩顆燦亮的小太陽，讓我從心底發出光來，而對於時光或人事的侵凌，比較無感。因為無論如何，有兩個小人兒在我眼前日漸茁壯成長，而只要生命得以延續，未來就有各種可能性。

透過哺育，我終於領會了春夏秋冬、果熟蒂落是怎麼一回事。

我終於領會了無法言說的生命奧義。